

# 年轻气正

青年人犯错误，

上帝都会原谅。

● 史啸思 著

● 作家出版社

# 年轻气正

史啸思 著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年轻气正 / 史啸思著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7. 7  
ISBN 978-7-5063-9594-6

I. ①年… II. ①史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78917号

## 年轻气正

---

作者: 史啸思

责任编辑: 兴安

装帧设计: 王一竹

封面题字: 溪翁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数: 240千

印张: 9.875

版次: 2017年9月第1版

印次: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594-6

定价: 35.00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# 目 录

- 第一部：村里那个官……1  
“这片土地不宁静……”
- 第二部：“土皇”的纷争……96  
“尔虞我诈胜过为民服务”
- 第三部：当权力不再受约束……194  
“怎么的?! 你有意见? 有意见就别干了!”
- 第四部：村官之殇……283  
舍得一身剐，“皇帝”也敢拉下马

# 第一部：村里那个官

“这片土地不宁静……”

## 1

一件压箱底的格子衬衫，一条破了洞的牛仔长裤，还有一双有点旧的钩子板鞋，背着黑色的登山包，这是尚峰去任职村官的打扮，标准土文艺青年。坐在那个摇晃得如按摩椅一样的公交车上，一座座灰白雾气笼罩的大山映入了他的眼帘。

灰褐色的乡间公路消失在两山之间的夹隙里，两座高耸的大山如同两位镇天的巨人守卫着进山与出山的道路。路两旁绿油油的作物在微风的伴奏下，哗哗地吟唱着，时而还有野鸟与青蛙的伴唱。马路上的尘土被风轻轻地带起，却不愿离开这片沃土，又倔强般地轻轻地落下，让人看到什么是对故乡的眷恋。树上的知了为了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另一半，不知疲倦地叫着、叫着，展露着自己雄性的本色，它们也面临着男多女少的困境。

看到绿油油的农地，尚峰不知道种植的是什么，于是拿出苹果手机，连接上网络，百度了一下，弥补自己十分匮乏的农业知识，终于确定了是什么，他一拍脑门大声叫道：

“哦！玉米！”

他所坐的长途公交车，翠绿的车身，行驶起来年久失修的车身哐当哐当作响，和铁路的绿皮厢火车一样，比起市里那宽敞明亮的大巴简直不可言喻。但他不介意，因为坐在车的最后面，享受着发动机带来的震动按摩，浑身酥酥软软的甚是舒服。

他用手机移动网络，快速地为自己的大脑充电，学习农业知识，生怕自己这个从没在乡下待过的人，去村里后两眼一抹黑，让人看笑话。这一路他了解到不少东西，什么是镢头，什么是镰刀，何时播种，何时收割，甚至如何饲养牛马他也略知一二。没过多久他看屏幕的眼睛就酸胀了起来，他抬起头默默地注视着窗外，回想着大学散伙饭的场景。

尚峰，这个政法大学公共法律事业系的高才生，他们这届全是各省市的文科状元，这让他自己倍感无限荣光，和这些精英度过四年的大学生活，让他感到充实而快乐，但很快这份快乐被就业问题给冲淡了，像他们这些学法律的，最难就业的十大专业里就有他们这个学科，当然走法律系统当个法官律师也是不错的。他的学长，同时是前学生会主席的何少为，一直很照顾他，即使在他毕业两年多的时间里，还定期回来看看他，人家现在已经是县里检察院的一名正式科员了。

这让尚峰感到强烈羡慕嫉妒但是没有恨。

在宿舍里，尚峰看着何少为讲述着自己将如何如何普及法制社会，将如何如何依法治国，更加激励尚峰想要进入仕途的决心了。可是尚峰不知怎的中了魔咒，司法考试两年都没考下来，这让他对当法官律师没了信心，临近就业让他更加焦急。

散伙饭上，大家都在纷纷讨论自己今后的志向，不是当大法官，就是当名牌律师，而他自己丝毫没有心情和人讨论这个问题。而他最崇拜的学长、前学生会主席何少为在毕业聚会上大放厥词，他去年已经考上市纪检监察部门的公务员了，那架势仿佛在向众人

嘚瑟自己的才华与成就。“我要成为全国最好的检察官！”大家的目光全被他吸引过去了，纷纷用敬佩的眼神盯着这个天之骄子。而尚峰则坐在角落喝着闷酒，想将自己心中的不快统统压下去。此时何少为在众人的注视下走了过来，拍了拍尚峰的肩膀。“怎么了，这么闷闷不乐的？”

“没事，我只是不舒服！”

“工作怎么样了？”

“没考好……”尚峰有些不好意思地说。

“嗯……我觉得你倒是可以先考村官，那题简单！”

听到这里，尚峰感觉自己好像被羞辱了，不知道这个何少为到底是真同情自己还是故意羞辱自己，一股无名的怒火充斥着他的脑海，让他做出了狠狠地甩开何少为胳膊的动作，头也不回地跑出了饭店，将没缓过神来的何少为和同学扔在了饭店里。

他飞快地跑着，想将自己浑身的不快统统甩在脑后，让自己的烦心事随着大口的喘气发散出去。可没多久他累了，不过显然效果达到了，当他气喘吁吁地停下时，自己愤怒的情绪被压制了下去，冷静下来的他再次回想何少为刚才的话，深感这倒也算个出路，面对即将毕业找工作的艰难挑战，于是他决定考个村官先试试。

当他拿到三年的村官合同的时候，他终于知道为啥村官考试这么简单了，因为要被“发配”到大山深处，而且只是干三年，随后解除合同，没丝毫提升的机会，所以精英们根本看不上这块饽饽。

看着那个泛黄的发配单上用潦草的字迹写着的“屏风村”三个字，尚峰苦笑着摇了摇头，感觉对不住养育自己多年的父母，可谁叫自己不争气呢？只能从城乡又堕落到了原始农村了。他疯狂地阅读了好几本乡土文学大师们的作品，了解大师笔下的美丽农村，好给自己去下乡工作找寻点动力，逐渐地，他改变了想法，这份工作很神圣，也为祖国的基层做点贡献，完成自己身为天之骄子的重

任。临走前，好友何少为给了他一套光盘名叫《焦裕禄》。

尚峰苦笑道：“咱就是一个小村官，连级别都没有，哪有人家那境界。”

“要重视哦！”何少为调皮地眨了眨眼睛，“跟人家学习，做个好村官，实现你的理想！”

尚峰感觉自己又被何少为瞧不起了，愤愤喊道：“就在那穷地方待三年，以后肯定要回城的！等着吧！”

这……是他目前的想法，但很快他想象中的农村将被颠覆。

一阵颠簸，在公交车晃动带来的各种吱扭声中传出一声沙哑的声响。“哥们儿，到站了！”那个售票员说道。

“屏风村到了？”

“是啊！”

尚峰迅速下了车，可他很快发现自己下早了，面对周围一片寂静，他有感而发：“妈了粪！什么人啊！”

就这样穿着西服，在这条一眼望不到边的公路上走着，很是扎眼。公路边上的那条河泛着恶臭，已经被白色垃圾占据了，排斥着任何想要加入的物体，这跟他自己遐想的文学作品里的小清河根本不是个概念。伴随着轻轻的风声，一股子一股子的臭味迎面扑来，给这炎热的夏日带来了额外的一丝热气。路边零星地如同驿站一样坐落着几户人家，为了生计开了些小卖铺，也挂上某某超市的字样。院子临公路的门口坐着几个满头银发的老人，他们扇着蒲扇，用深居在皱纹下面的眼睛窥视着尚峰，看看这个外来物种究竟是个啥。同时在门口聚集着的还有一些看家护院的土狗，它们低着头，上斜着黄褐色的贼眼观察着路过的人类，一副卑贱的样子。但如果以为它们好欺负那可就错了，很显然尚峰闯入了它们的地盘，它们用自己的黄眼睛紧紧地盯着尚峰，尚峰最怕狗了，他愣在那里



与它们对视，缓缓地抬起自己的右手，向它们挥了挥手“嗨！”显然这些土狗并不买账，向他狂叫，尚峰拔腿就跑，在土狗狂叫的欢送下，跑过了这几户人家，弄得他灰头土脸。

门口的老头咧开嘴，露出年久失修的几颗门牙说道：“这城里来的尿娃，脑子让门碾了，没事跟狗打招呼！”

不过，尚峰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他感到这就是农村，有花有草，有山有树，有玉米地也有野菜田，可没想到的是还有臭气熏天的河流和土狗纵横。

他深感自己的使命就是要改变这落后的局面，这份使命光荣且神圣，突然他想到了焦裕禄，没错！自己就要成为新时代人民公社的好干部了！

正想着，自己的理想就被打断了。一辆黑乎乎的重型卡车从他身边掠过，这下尘土可不是轻轻地被带起了，而是狠狠地拍在了尚峰身上。

“妈了粪！”尚峰又心里骂道。

这辆卡车打破了尚峰内心的宁静，这也是他没想到的。很快想象中那宁静的山村情景就被堆满了煤土煤渣煤料的空场占据，悠闲的公路不再清闲，而是一辆接一辆的三蹦子、拖拉机、各种改装过的卡车碾轧着路过，拉着煤土、石料，一起摧残着这条宁静的乡间公路，摧残着大山里自然的气息，尚峰这才意识到这些大车拉的是煤。没走多久他就看到一个被掏空的山坳，这着实惊住了他，是什么力量竟然能将这个“凸”字一样的山掏成了“凹”字呢？

山坳下是一个厂子，隆隆的阵响从里面传了出来，厂子门口是一个小饭店，已被整日的尘土染成了白色，根本看不出它原本的颜色。见到了饭店，尚峰的饥饿被唤醒了，他一脚刚刚踏入饭店，漆黑一片，还没等他看清屋内的景色，就被满屋的苍蝇给推了出来，顿时食欲全无。他不想再多想了，他要离开这里，转头踏上去屏风

村的路。

泛着光的柏油马路，在热气的烘烤下如同一个天然的大锅，烘烤着在它上面的任何东西，当然也包括他尚峰。他眯着眼睛，享受着这噓噓的热浪，大脑如一张白纸一样毫无思绪。突然一个角檐从山根露了出来，如同印章盖上白纸一样啪地将他惊醒，他加快了脚步，渐渐地整个房顶都显露了出来，尚峰有了动力，再次加快了脚步，最后一整栋白色的洋楼露了出来，门口立着一个破旧的牌子，白底黑字刻着邮政储蓄所，尚峰预感到自己快要到地方了，因为已经有了文明的气息。果真，随着步伐的加快，距离的缩近，逐渐一个小乡村如同世外桃源般地展现在了他的眼前，他向一个赶着驴车的老乡问路，得到的答复，就是屏风村。

屏风村是屏风乡最大的一个村，坐落在一个由河流冲刷形成的河谷内，俗称的山沟沟。前面这座高耸的山梁如屏风一样，挡住整个村庄。让屏风村如世外桃源般被隐藏起来。整个山村被一条公路和一条小河从东到西一分为三。公路的右边是依山而建的一百多户人家，从山脚底下的公路一路延伸到山顶，而公路的另一面则盖着很多平房棚户，沿着公路码成一排，道路两边全是商铺。这是屏风村的地理特点所决定的——屏风村虽然是个山村，但拐过前面这座山十几公里就是县城，这里的商铺从县城买进东西很是方便，所以更远山村的人都会到这里来采购日用品，省去那十几公里的路程，很快这里就成了整条河谷的商业驿站，车水马龙，人声鼎沸，甚是发达。

但是今天这里却十分清静，很多商铺都关了门，犹如一个死村，这让尚峰倍感纳闷。平房棚户群旁边则是一条污染严重的小河，漂着各种垃圾和动物的尸体，泛着恶臭。

河对面有个小平原，却是让尚峰十分惊讶的地方，那里竟然耸立着一座三层洋楼。在这大山深处，这座不大不小的建筑是那么的

不合时宜，与自然淳朴的乡村显得那么格格不入，而这座洋楼后面就是大山，让人有种我要比山高的意愿。

不过很显然，这座洋楼的配套设施还没有建完，楼底下并没有铺设柏油马路，而是一层层的黄土点缀着各种白色垃圾，让这份单调的黄又添加了几分色彩。而村委会的大门则孤苦伶仃地坐落在黄土环抱当中，显然也是翻修过的了，一座一人多宽的小桥直通这边的公路。

尚峰从桥上走过，恶臭与闷热让他差点打消了当村官的念头，他看着这条河，可以说已被各种物件占据，它们争先恐后地进行着化学作用，释放着各种毒气，熏呛着过往的人群。尚峰捂着鼻子，伴随着一身的臭汗走到了村部的大门前。

“找谁啊？”一个坐在大队门外的老槐树下，皮肤黝黑，穿着蓝色粗布衬衣，敞开着扣子，露着里面一排排肋骨的精瘦老人问道。

“我是来任职的！”尚峰回答道。

那人坐在马扎上，用那个烂得只剩下几根干树杈的蒲扇扇了两下。“有派遣证吗？”

派遣证，尚峰倒是听说过这个东西，那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，但现在早就不用了。

“没有。”尚峰回答道。

那老人用蒲扇指了指尚峰说道：“那……介绍信呢？”

“没有。”尚峰摇了摇头。

“那谁能证明你是来这上班的？万一是来闹事的流氓怎么办？”

疲惫且有些沮丧的尚峰，被这夏日里的挑衅惹怒了。“你才流氓呢！”

“你说谁呢！”那老头吼叫道。

尚峰一脸的神气，他看了眼这个人，表现出很不屑的表情，用蔑视的口吻说道：“你是看大门的吗？！”

“你才看大门呢！我是门卫！没介绍信就是不让进！”

“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可理喻，上网查啊！”尚峰喊道。

“这他妈是山村不是渔村，没网。”

二人就这样争吵了起来。

那个老头用蒲扇扇了扇，咧开那满嘴的黄牙叫喊着：“俗话说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不让进！”

“我去！你竟然还跟我这么拽，你小学毕业了吗你？！”尚峰指着那个老人叫喊道。

“什么毕业你管不着，但我看人很准，你肯定是来闹事的！”

俩人开始僵持不下，如同两座门神一般把住了屏风村村部的大门。

就在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尚峰的背后响起：“叔，这是谁啊？”

尚峰闻声转过头看去，看见了一个骑着电动车的女人，这个女人身材消瘦，但看上去很矫健，棱角清晰的脸庞，大大的眼睛炯炯有神，但皮肤同样的黑棕，如夏天的麦穗一般，这女人上下打量着尚峰，一脸的疑惑。

那个黑瘦的老人见这个女人后，顿时没了刚才那副嚣张的气焰，笑脸相迎，大手一挥说道：“一个闹事的！没啥大事！”

“你才闹事的！我是来任村官的！”尚峰喊道。那黑瘦老头的的话像利剑一样刺得他的耳膜甚是难受。

那女人听后立刻警觉起来，从电动车走了下来，小声问道：“你叫啥？”

“尚峰！”

那女人听后满脸堆着笑容，迅速将自己的右手递了过来，要与尚峰握手。“新来的村官！我昨天从书记那听说了，是姓尚！”

“你是？”

“我也是这个村的村官，我叫蔡雪梅！我们应该去接你的！没

想到你自己先来了!”

看着自己对面这个黑瘦的女人，让尚峰倍感亲切，她就像以往影视剧里表现的乡下女人那样，从上到下散发着农民的纯朴，甚至纯朴得有些土气，尤其这女人那牛仔裤配旅游鞋的打扮，真是土到了极点。不过出于礼貌他也举起自己的右手回应，俩人握了下手。

“没事！我这人低调，不想大动干戈，轻车简从嘛。”尚峰说道。

“哈哈！坚持贯彻中央八项规定！”那女人笑嘻嘻地答道。

随后蔡雪梅就要带尚峰进大队院。

可是门口的黑老头拦住了二人。“不行！没吴宗平放话不能让陌生人进！”

蔡雪梅转过头来，一脸无奈地说道：“哎呀，叔，他是咱村新来的村官！”

“他说是就是啊，万一坏蛋咋办？”

这话说得尚峰直挠脑袋，他感觉自己必须验明正身才行，于是将自己的背包里那泛黄的发配单拿了出来，在那老头面前晃动。“看见了吗？我有这个！”

见到此文件，那老头一脸的不服气，却也没了之前的神气。

“行了！叔。”蔡雪梅看着不高兴的黑老头，笑嘻嘻地露出自己洁白的牙齿，“快去吃盘吧，要不都没了！”

“那谁看着院子？”

“我看！我吃完了！叔你去吧！”

“那好！那你就看会儿？”一边说着，一边高兴得嘴都合不上了，拖着枯瘦的身躯，一瘸一拐地走了。

吃盘？这是尚峰第一次听到的词语，他有些疑惑，但也能大体知道肯定是去吃午饭，这应该是当地的土话。

这个院子不大，三座刷成白漆的平房将院子围住，平房中间有

条直通后院的石阶，能隐约看见一座寺庙的山门。院子中间则是一棵大槐树，充当了电线杆的用途，上面挂着电灯、喇叭和天线。再往里走，就是那座小洋楼，上下两层，近距离看，墙体通白，土里土气地用木头打造了一个门廊，两边饶有架势地放上两个石狮子，这一切十分符合尚峰心目中村部的模样，想接受西方事物但又不想割舍传统的事物。二人进入了这座小洋楼，一进大厅，则是一幅木框白底的屏风，上面赫然写着五个大字“为人民服务”，看得尚峰内心为之一震，他当村官，一定要为人民啊。随即扑面而来的就是装修的油漆味，但是楼道里还算干净，还设有垃圾桶，很是正规，书记的办公室就在二楼，但尚峰又发现了一些端倪，就是院里楼内外，竟然如此清静，一个人都没有，让他很是奇怪。

到了办公室门前，木色的大门口挂着一个金底红字的门牌，写着支部书记办公室。门没关死，尚峰从门缝里看见一个中年男人拿着毛笔在那里练书法。

“赵书记！新来的村官到了！”蔡雪梅推门而进，随后就麻利地开始拿起暖壶，给正在练字的那个中年人倒水，随后招呼尚峰坐下，又给他倒上后，便自觉地站在一边。

这个赵书记看着这个新来的村官，一时半会儿不知道说什么。他将自己的毛笔轻轻地放在了笔托上，丝毫没有想理会尚峰的意思，而是慢慢地从怀里拿出一个小铁盒，又拿出一张小白纸，将小铁盒里的烟丝拿了出来，轻轻地放在白纸上，这么一卷，就成了一根烟，点了起来，很快空气里烟雾缭绕了起来。尚峰打量着这个男人，同样黝黑的肤色，雪白的头发，手指非常粗大，那细细的卷烟在他手里犹如一根头发丝般纤细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才从这个赵书记的嘴里蹦出几个字：“这里条件艰苦，得适应！”

“啊？没问题！”这让尚峰有些哭笑不得，他心里想着，这个书

记整了半天竟然说出这么一句话来，他当然知道条件艰苦了，不用提醒。

“也有些乱！说话要小心！”

尚峰不知道赵书记这句话的含义，但按照他的理解就是基层单位管理肯定不规范，自己需要注意。

“你的办公室就在隔壁，我让小蔡带你先去那看看！”赵书记说完，随后办公室内的环境又陷入了寂静中。

尚峰听后，显然不愿意马上离开，他有好多想要问的，于是鼓足勇气多问了一句：“我能问一下吗？”尚峰想打破这份寂静，“这大周一的，咱村人都去哪了？”

赵书记听后，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低头拿起那支毛笔，蘸了蘸墨继续开始练习起了书法。尚峰不解他为何不回答自己，他觉得也许自己问了不该问的问题，正当他打算放弃自己的好奇心时，赵书记说话了：“村委会放假半天，都去吃席了。”

尚峰觉得这个答案很让人不解，这是个啥席啊？能让整个村委会不上班集体放假吃席？没准是个大人物的邀请吧，可是赵书记咋没去呢？

“行了，跟我去办公室吧，书记还要练字呢！”蔡雪梅的话打断了他的思考，好像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似的，让尚峰见一面书记就当打了招呼，随后马上就该让他去上工位了。

“对了！书记，份子钱我帮你给了。”蔡雪梅说道。

“嗯……好！带他熟悉下咱这环境吧！”这是尚峰进来会见这个支书所听到的第五句话。

二人来到办公室，是个大木门，挂着同样用金色贴牌写的“办公室”三个大字。尚峰推门而入才发现，这里与其说是办公室，倒不如说是库房，迎面扑来泥土与某种发霉的物件夹杂着的的气味，让尚峰瞬间回忆起村口的那条臭河。房间不大，从墙根起延续半米高

的部分都漆上了绿色，屋子中间靠墙的位置码放着一对木质桌子，墙上则如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家挂着毛主席像一样，挂着一个硕大的玻璃镜框，里面塞满了这间房子主人的照片，而里屋则码放着好几个大纸箱子和散落一地的包装纸盒。

蔡雪梅一屁股坐在了电脑旁，打开一个 Word 文档，将尚峰的名字录入了电脑。“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。”她说道。

“是啊！”尚峰说着。

“这也没有啥，就一台电脑，你看着哪儿合适就当你的办公桌吧。”蔡雪梅一边环视着屋子一边对尚峰说着。

这种硬件环境，大大超出了尚峰的意料，他没想到，自己竟然没有电脑，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这可难坏了他这个高才生了。

最终他挑选了一个靠近窗台的桌子，坐在那里，环顾了一周，他心里多少有些小小的激动，因为从今天起，他就是一名村官了，他就有自己的办公桌了，他就要为基层公共事业奋斗了。

“哎，这村委会的人都去哪吃席了？”他又想起了刚才赵书记没有回答的问题，今天得不到答案无法平息他那强烈的好奇心。

“哦！都去吴宗平主任那了，今天是他娘八十大寿！”

## 2

今天，对于吴宗平是喜晦交加的日子。喜，是他母亲八十大寿的日子，晦，是在这大喜的日子里，竟然有人上门求他办“脏活”。

在吴家的一间隔间内，昏暗的灯光照射着屋内，一扇屏风被放置在门口前，将大院内喜庆的气氛全部隔绝在外。在屏风后面坐着四个人。

“我是一个本分人家。”说话的是宋万兴，他身着藏蓝色且有些发灰的西服，灰色粗布衬衫从里面往外滋着，一双粗糙的大手从那



褶皱的袖管伸出，标志着他过往艰苦的生活。

“这几年挣了点钱……”他边说着，边用戴着金戒指的大手轻轻地擦拭着脑门上流下的汗珠，“我一直教导我闺女要做个本分女孩，要洁身自好。”他杂乱的小胡子像丑剧演员一样，胡乱地跳动着。“她交了个男朋友，开始我并不同意，因为那个男人不务正业，就是个混混儿。”宋万兴停顿了一下，眼神充满了忧伤与无助。“直到他们一起出去玩，那小子要和我闺女干那事！我闺女肯定不同意！”宋万兴说着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，双手攥拳激动地喊道。“可是他打她！还和另一个混蛋一起打她!!!”说到这里，宋万兴哽咽了，泣不成声。

坐在角落竹躺椅上的人挥手示意他继续说下去，宋万兴用嘴微微地抿了一小口茶水，继续说下去：“他们打碎了她的面额骨，住进了医院，她再也说不出话了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布满皱纹的眼角挤出了悲伤的眼泪。“我报了警，还去法院告他们，可他们竟然只说这是民事纠纷，只要肯赔偿，至多判十五天！”宋万兴褶皱着眉毛，米黄色的牙板绽裂开来，表现出极度的愤怒。“在被放出那天，他们竟然还对我笑！还跑到我店里，叫嚣说他们县里有人！！我拿他们没办法!!!”宋万兴紧握双手，激动地叫喊着，在这黝黑的小屋里格外响亮。

“为什么最开始不来找我？”躺椅上的男人发出沙哑的声音。

“这……”宋万兴顿了一下，想了想，随后说道，“我也是没辙了，这不才来求你……”

宋万兴还没有说完，就被那个男人打断了。“那你想怎么着？”那个男人一边说着一边摆着手。

宋万兴慢慢地走到这个人的跟前，在他耳边轻轻地絮叨了一句，随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座位。

这个时候，那个男人才从竹躺椅上缓缓地站了起来，慢慢地